

新世纪 飞天文丛



# 读书眼

周岩壁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# 读书眼

周岩壁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苏大校印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书眼/周岩壁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0. 9  
(新世纪·飞天文丛/梁雨主编)

I. 读… II. 周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9574 号

## 读书眼

---

作者: 周岩壁

主编: 梁 雨

责任编辑: 白联国

装帧设计: 笑 侠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50 千

印张: 6.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48-9/I·1932

总定价: 68.00 元 (全五册)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夜读 .....       | 1  |
| 听歌 .....       | 4  |
| 假如我的钥匙丢了 ..... | 7  |
| 夜就是失眠 .....    | 10 |
| 承受孤独 .....     | 13 |
| 相信眼泪 .....     | 16 |
| 低语 .....       | 18 |
| 散步 .....       | 19 |
| 在路上 .....      | 21 |
| 断章的山水 .....    | 23 |
| 石湖的菱 .....     | 26 |
| 秋日菩提寺 .....    | 29 |
| 杏山游记 .....     | 32 |
| 我做校对的时候 .....  | 34 |
| 剪报 .....       | 37 |
| 错别字 .....      | 39 |

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独自登台 .....  | 42  |
| 失眠 .....    | 45  |
| 集邮 .....    | 47  |
| 听蝉 .....    | 49  |
| 萤火 .....    | 51  |
| 乘凉 .....    | 53  |
| 骤雨 .....    | 56  |
| 扑满 .....    | 59  |
| 评书 .....    | 63  |
| 门联琐忆 .....  | 66  |
| 理想新娘 .....  | 69  |
| 理想女郎 .....  | 71  |
| 早春的墓地 ..... | 73  |
| 秋雨的故事 ..... | 76  |
| 秋天的落叶 ..... | 79  |
| 摇曳的烛光 ..... | 82  |
| 秋雨的仪式 ..... | 85  |
| 雪 .....     | 88  |
| 微雪的河边 ..... | 91  |
| 冬之日 .....   | 93  |
| 饮茶 .....    | 96  |
| 将饮酒 .....   | 98  |
| 椿树的故事 ..... | 100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木叶蝶·····        | 103 |
| 登楼随想·····       | 106 |
| 变成猫的理由·····     | 109 |
| 浮云·····         | 112 |
| 琴声如诉·····       | 116 |
| 房间在诉说什么·····    | 119 |
| 昙花的开放及其它·····   | 124 |
| 剥离·····         | 127 |
| 逆水行舟·····       | 133 |
| 读书眼·····        | 138 |
| 近视眼自述·····      | 141 |
| 寻找《槐聚诗存》·····   | 144 |
| 一本书的命运·····     | 149 |
| 秦始皇焚书·····      | 152 |
| 曾国藩论读书·····     | 155 |
| 郑板桥论读书·····     | 158 |
| 虱子的哲学·····      | 161 |
| 说说猩猩·····       | 163 |
| 杜甫也通拉丁文·····    | 165 |
| 学“生”还是学“死”····· | 167 |
| 误译小议·····       | 170 |
| 漫说冒作·····       | 172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风筝琐谈·····     | 178 |
| 宋版《农桑辑要》····· | 180 |
| 小脚和辫子·····    | 183 |
| 达达主义的杜尚·····  | 187 |
| 说“钱”·····     | 193 |

## 夜 读

当你打开台灯的时候，你就在夜色中胜利地开辟出一块尺方的明亮天地了。你很顺手地翻开那本书，用你的眼睛在字里行间躬耕起来。

雪夜闭门读禁书，不知是哪个人的歪诗。你读的并不是禁书，因为读禁书也是需要资格的，你还没有本事弄到禁书呢。

你不认为你读的书都是见不得阳光的，是罪恶的。你之所以喜欢夜读其实也有不得已的地方。基督徒在忏悔或祈祷的时候，是需要绝对的宁静的；只有这样圣灵才会降临，上帝才能听到他的乞求。你在读书时也是如此，只有在静寂中思才能到来。思像蜗牛的触角一样太敏感了。所以夜间是最适合的时候，这时白天的喧哗与骚动都给黑暗抹去了，轻易地，如同抹去桌上的酒渍。你时常羡慕那些能在闹市人声中读书的伟大人物，并且自惭形秽；又为自己的神经衰弱和精神的过分敏感感到生气却又无可奈何。

你这样读书，总让人感到你很辛苦，他们总觉得你是有什么目的的，有很大的野心的。其实你并不像闻一多那样在灯光漂白的四壁中读书，是为发前人所未发的考据；也没有巴尔扎克那样用一杯复一杯的浓黑的咖啡作为驱力，希望写出征服世界的文字。你甚至觉得苏秦为求功名，夜读倦时，每每以锥刺股血流至

胫的刻苦都是不可思议的；当然你更不会相信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、颜如玉、千钟粟了。你只是觉得读书像水要往低处流一样自然，不需要什么原因，更懒得去追究了。

台灯光下的桌椅都像你多年的朋友了，它们让你感到温馨。更重要的是书们都在你的周围，你感到自己的房间就像一个小的独立体，自己好像是一位将军，坐拥书城，运筹帷幄。而书们很整齐地在书架上排列着，书脊上的字对着你，好像士兵充满期待的眼睛，随时预备你的检阅与顾问。于是你就更膨胀起来，更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帝王，从这一刻开始自己的帝王生涯。你对书们拥有绝对的权威，每一个臣民都很驯服。不过，你并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；对你的臣民们来说，你是个公正而威严的帝王。

有时候，读一本书就像在长江上驾一叶小舟，通过三峡直趋江陵，毫无阻滞，一夕千里，两岸青山好像马群一样奔驰而过，只留下曳得长长的猿声在耳边。这时候你就会拍着桌子冒一句：不亦快哉！实际上，你那只手通常是不会拍在桌子上的，它总是停留在空中，因为你记起隔壁有人在睡觉呢。理论上说来，每一本书都是相当有趣的，而你的实践告诉你并非如此。有许多书沉闷得像夏天雷雨前的阴云，你觉得。这些书其实都有着很好的名声和很精美的装帧，像姣好的女人，搔首弄姿，惑乱人心，以致你觉得它们很有内涵，很有分量呢。所以你打开它们的时候，是恭恭敬敬的，但是你读着读着，却引得你昏昏欲睡起来，于是你就产生出一个很坏的预感，多次想在中间停下来，把它丢开；但是你又恐怕它有什么金屑藏在沙里，这种金屑即使是一两句也是好的；于是你就强迫自己很辛苦地淘漉起来。最后，很不幸，你的预感得到了证实，你一无所获。你感到它像春天芭蕉一样欺骗了你——那嫩绿的芭蕉像卷着的书札，让你以为它藏着什么秘密心事，你小心地把它一层一层地剥开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你只安慰自己说，这是意志力的一种锻炼，这比苏格拉底忍受他妻子

的谩骂要好得多了。这么枯燥的书，你竟能从头读到尾，也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吧。就这样，你把自己赞扬了一番，便又高兴起来。但为了显示你的公平，对这本画皮式的书的审判与惩罚还是必须做的。于是，你在书名上打上叉，好像旧时代处斩犯人；有时候这种叉还打到了书页的内部，甚至还要把有些书页撕掉，因为那些拙劣的话语叫你无法忍受——当然这都要看你愤怒的程度而定。然后，你取消它曾经在书架上滥竽充数时的显赫地位，毫不怜惜地把它投入旧书报堆里，准备给收废品的老头，从而将它永远清理出你的帝国。书架上空出的位置当然得由一本最近得到你激赏的书占据，有时候，为了表示恩宠，你甚至给它包上新的封皮。

偶尔，夜里的寂静也有打破的时候，你会听见一两声狗叫，或者上夜班的人回来，开门关门的声音，但是不久这些都会像池塘上的涟漪，马上消散开来，重又恢复了寂静。时间久了，你感到眼睛发热，好像运转过久的齿轮。你就得抛下书来，把灯光调暗，于是月光就会从窗口进来；它和灯光混合着，好像一种三合一的饮料，清凉、解乏，抚慰你悸动的心。或者，你会走出房间，看一看天上的星星，你时常盯住一颗星看，心想，此时或许有另一个异地的人，与你素昧平生，然而你们的目光却在这颗星上相遇了。就是说，你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在那颗星上了，然而，你和他对此都是茫然无所知。你和他也永远不会相见。你胡思乱想一会儿，觉得自己的智力不足以解决这些玄妙的问题，于是你就摇摇头，进屋去了。

时候很晚了，你看着座钟的时针已标出《易经》上“一阳来复”的时候，奇怪为什么不能像座钟那样运转不停。你这样迷迷糊糊地想着的时候，又不知不觉中向睡眠滑近了几尺，最后，你终于整个儿跌入睡眠中去了。

## 听歌

其实，你喜欢的歌都是些不折不扣的流行歌曲。你很忌讳这样说，因为你固执地认为，凡是流行的东西都是要过时的，喜欢大家都喜欢的东西，那就显得自己太一般了，太没有个性了。然而，你无法改变事实，又无法否认那些歌曲都是流行歌曲，一点也不阳春白雪。虽然，可以拿榻前有食痴之人、海上有逐臭之夫，诸如此类极端的例子来解嘲。然而你毕竟是很平庸的人，小心翼翼，不敢稍越阶级。

于是，你就挖空心思地为自己的这一嗜好寻找理论根据，从别一渠道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突然看见《毛诗大序》上说，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，”而感到喜形于色。觉得古人真是英明，早给你提供了一个喜欢流行歌曲的藉口，觉得和这句话真是相见恨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就不能在人前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个嗜好。诗当然是很高雅的东西，虽然一些现代派的所谓诗人的呓语，客观上对诗起了一定的消解作用，产生不少负面的影响，但总的说来你对诗还是充满了敬畏。而依照毛亨的见解，歌是比诗更上一层。就是说，歌表达了诗所无法表达或不适宜于表达的东西，歌比诗还要高出一个层次。

这样一来，你对流行歌曲的喜爱就显得名正言顺了。当然，

不是你对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全盘接受，分析起来，你喜欢那些歌曲，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契合你的感情，听的时候，你的心被这些歌词拂动了，就好比是春天的和风拂动柳条。于是，发生了共鸣。你经常质问自己，为什么你自己很有感受，却就是写不出人家那样的歌词？这些人人心中都有的感情，却也是人人笔下所无的歌词啊。每每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对歌词作者充满了向往和崇敬。相形之下，你就对自己的无能又多叹了一口气。

还记得你在南方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心里很苦闷。中午吃过饭，别人都午睡了，你一个人走在街道上，耳朵里充满了克莱德曼所演奏的贝多芬的《致爱丽斯》，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城市，却没有你立脚之地，好像一株连根拔起的车前子。其实，周围的阳光很好，树也很好，一切都显得青春，因为是暮春了。百无聊赖，你独自一个，坐在运河边，身后是街角花园。眼前的水很浊，像老年人的眼泪。音乐里的水声是那么淙淙不绝，清亮悦耳。这和身边的河水形成巨大的反差，显得很失调……如今，你一听到这首曲子，就马上会勾出这些情景；并且在眼前看见另一个自己，那么瘦弱，那么孤独，你对这另一个自己充满了怜惜。

“这一张旧船票，能不能登上你的客船？”在大街上，有时像一张风中的小纸片飘浮在你的眼前。总能让你思潮起伏，脑海中马上放映出一张黑白的幻灯照片。斜风细雨里，你与挚友一起站在寒山寺旁边的那座桥上，桥下的水很雍容地流着，流着，像旧时代很有风度的缙绅文人。还记得当时谈论什么吗？独立小桥风把袖。你们说到庄子和他的朋友惠子，觉得两千多年以前，也就是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流水，这两位贤者站在濠梁之上，他们正在辩论“鲦鱼出游而乐”的问题，当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。所以，你当时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些自大了，自大得有些过分了。你当时也觉察到这一点，所以，你马上说了一句什么笑话，

或者就只是摇了摇头，或者连头也没摇，只是叹口气——到底是怎样，你已经不清楚了。总之，当时你那个否定的表示是太滑稽，太可笑了。所以，引得挚友笑了起来。终于笑得你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就附和着笑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庄子和惠子两千年前的争论，无意中给你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制造笑声的机会。想起这一点，你对庄子的感慨要超过感激了。然后你又开始想念庄子，深深地同情他在惠子去世后所发的“吾失吾与”的浩叹，觉得这浩叹如今仍然响在耳边。觉得，“宁不知倾国与倾城，佳人难再得”的诗句，实在该改为“知音难再得”。于是，无端地想起《儒林外史》中的一段，说，“杜少卿大醉了，竟携着娘子，出了园门，一手拿着金杯，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”……

这样说来，流行歌曲其实成了你旧日生活的书签，或者引得。每每拿起这书签，不经意地翻拣一下，就有许多黑白照片散落在眼前，像风所吹落的雪地上的梅花。于是，就不免感到惋惜，这种惋惜和诗人的见花伤心有些相似——觉得时光很容易地就把你抛弃了，觉得衰老像一张网已经把你牢牢罩住，无所逃避。于是，你的眼泪就来了。在寂寞里，你又重新唱起那支老歌。

## 假如我的钥匙丢了

把办公室的灯熄了，把门锁上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这时候正下着雨，细细的，轻轻地落在我张开的伞上，没有声音。也许周围喧闹的市声的缘故，然而我却感到心像一方含蓄的湖，没有一丝涟漪。

就这样，我走到家门口。家人都出去了，要到9点多才回来，然而我感到很好。因为再过片刻，我将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没有人打搅，以便梳理我纷乱了一天的思想。这时候，我却发觉钥匙没有带，看着合拢的伞上滴滴嗒嗒的水滴，我的心一片迷茫。

这时候7点30分，要不要给家人打个传呼？不。或者干脆到邻居家消磨一个晚上？要知道这时，每家人都坐在热腾腾的饭桌前或电视前，融洽地说着白天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。如果我敲开那扇门，这种气氛恐怕就要被破坏，大家都会忙乱起来：要不要来一杯茶，加不加糖？不，你坐到这张沙发上，这样你看电视不费劲……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人心慌。还是不去的好——我不是曾从这种环境中逃离出来过吗，这太累人了。

想来想去，我感到自己像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，一丝悲哀，像炊烟一样飘飘荡荡，升上心头。那就让我在飘着风飘着细雨的街上走一走吧。

于是，我又走在街上，街上的湿地反映着黄色的灯光，显得

滑滑的。除了一些卖菜的小贩，行人已经明显地稀疏了。小贩们无所顾忌地把他们的菜推到街心，芹菜、苦瓜、番茄等等，被雨洗沐了，显得光鲜得很。小贩的吆喝声，经过雨的洗涤，好像和平常也不太一样。然而，我并不注意这些细微的变化，虽然我什么也不想。这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真像一只在水中缓缓摆动尾巴的金鱼，身上满是暗红的斑纹。

就这样，经过好多光彩流溢的橱窗。身旁疾驶过好几辆黄色的出租车，喇叭声曳着残音消失在远方。它们不停前行的车轮甚至把坑洼里的污水溅泼在我的裤脚上。我并不感到生气，只是感到奇怪：他们去什么地方，因为什么事儿这么匆忙？因为分明有两辆出租车并没有拉上客人嘛。

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了，肚子咕噜咕噜地叫，却并不感到饿，只是脚有些酸，隐隐约约的。看一下表，差5分8点！钥匙肯定是忘在办公室了。要不要给同事打一个电话？再有两个街区我就走到单位去了。然而，下着雨，又是晚上——这是留人在家的天气，怎么好意思呢。

于是，我继续往前走，没有目的。不久，拐过一个街角，看见一棵冬青树。我记得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我曾和一个朋友在这里约会，那次我迟到了。当我匆匆赶到这里的时候，朋友正用她左手的中指在这棵樹干上一横一竖地画着什么。也许是对我的诅咒？后来我想。现在再看这棵树，它并没有什么异样。那天晚上，因为迟到带来的惶恐，使我无暇注意到它。这时，我独自一个站在它面前，也许这棵树已经认出我来了。于是，我伸出右手，友好地摇了摇它。年轻的冬青树洒落下大量的水珠，掉在我的伞上。于是，我笑了。继续往前走。

后来，我走进一家书店。这是一家新开的书店，前两天我还在这儿买过一本薄薄的《西西弗神话》。老板便宜了我两毛钱，好像给了我很大的恩惠似的。说，他们这儿的书一分钱都不便

宜，但从我买的书看出来我是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所以便宜我了。欢迎我下次再来。我当时并不感觉得到恭维的快乐，反而有点难为情，觉得她太油滑了。所以，我这次也不想见她，而她也正好不在。我很满意，在里面浏览新书。

9点过5分，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家人已经回去了。我吐了一口气，拿起包装好的新书，夹着伞往回走。这时候，我的思想活跃起来，我从来没有觉得钥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虽然每天用它开门。然而，一旦失去它，即使是暂时的，它却马上显得多么重要。世间好多事都是这样，比如，健康，当被疾病所困扰的时候，你才那么发自真心地召唤它，希望它回来。当被爱所包围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；当爱成为往事，像烟一样散去的时候，我们才在苦涩里感到甜蜜。但愿我们不要这样。至于我，我不会再把带有小象饰物的那串钥匙随便忘记在别处，更不会漫不经心地丢失它。

## 夜就是失眠

其实，黑暗是很耀眼的实质性存在，这样你就不妨说它是明亮的黑暗。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，不容易被接受；可是在感觉上却是容易体验到，也容易被理解的。

每当夜的浓厚播散开来，你便在黑暗中看到一条纤长的走廊，好像是温度计中的水银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。当然这种前进不是无止境的，它的尽头恰是你的视觉的极限处。好像这条走廊是对你的视觉极限的一种度量。

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，你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你突然觉得这个幻想世界和你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是那么接近，隔着一层雾，一层薄薄的雾，而且这层雾是经过压缩，经过处理的，以致比一层透明的纸还薄。而这种进入又是那么的随心所欲，比跨过一条门槛还要不费功夫；好像不是你在跨过门槛，而是门槛在跨过你。当你把目光专注在这条走廊上的时候，这条走廊因为你的目光的灼热而被注入了能量，好像是得了太阳的光明的月亮，开始越来越明亮起来。最后这条走廊完全成为一种明亮。如同白天下常见的那样。

当你对此充满了惊讶，感到百思不解的时候，这条明亮的走廊开始松散起来，就好像一条胶船在加热的水中逐渐解散开来。于是，你朦朦胧胧地看到走廊的两边是许多金色的树，这些树很